



梨園世家

冬皇孟小冬的祖父孟福保，排行第七，又名孟長七，藝名孟七。後因三子孟鴻榮，人稱小孟七，故稱孟七為老孟七。孟七是排行老七的稱呼，這在北方是司空見慣的。比如，余叔岩排行第三，即有人稱他為余三，梅蘭芳呼余叔岩為三哥，以示親切；孟小冬排行老大，後來有人稱她為孟大小姐。也有人按排行尊稱的，諸如：陳十二爺（陳彥衡）、鳳二爺（王鳳卿）等，以示敬仰。

孟七祖籍山東濟南，他和胞兄孟六同是老徽班出身，擅演武淨兼武生。一八五三年，太平天國運動轟轟烈烈，太平軍在攻克武昌後，接著沿江東下，勝利攻佔了南京，定為都城，改南京為天京。孟七當時還是位二十來歲的熱血青年，他被眼前的這一農民起義運動深深吸引，激起了他的革命熱情，於是從山東來到江蘇，參加了太平天國革命。由於他是武班出身，並有一身好武藝，後被分到英王陳玉成主辦的同春戲班當教師。陳玉成十四歲即參加太平天國的金田起義，英勇善戰，屢立功勳。二十二歲時受天王洪秀全提拔，封為英王。他是一位富有遠見的出色將領。軍中培養的同春班，平時練武習藝，戰時參加作戰，戰後唱戲與官兵同樂，這對培訓將才、鼓勵士氣及文藝宣傳，都有很大作用。

孟七在軍中輾轉十餘年，後因太平天國失敗，北上京城搭班演戲。不久加入久和班，同班的還有大名鼎鼎的楊月樓、任春廷（任七）等一批武生演員。同治年間（約西元一八七二年），上海丹桂茶園業主（老闆）劉維忠北上邀角，孟七與楊、任以及沈韻秋、楊貴小、金環九等均應邀南下到滬，演於丹桂園。由於當時上海的京劇觀眾偏愛武戲，以至「劇場多見金鼓喧闐，不聞琴韻悠揚」。就連後來「伶界大王」譚鑫培第一次到上海（西元一八七九年），第一天打炮戲也貼演大武戲《挑滑車》。而這次新來的孟、楊、任等，又個個都是技藝精湛的武生演員。有

記載說：「滬人初見，趨之若狂。」這楊月樓原是三慶班程大老闆（長庚）的接班人，武藝超群，擅演猴戲，孫悟空出場時翻筋斗多達一百〇八個，收步不離原地，傾倒無數上海觀眾。而孟七除擅長靠短打外，更兼武淨，因此格外受到歡迎。他常演的劇目有《鐵籠山》、《收關勝》、《七擒孟獲》等。當時有評論說：「孟七扮相威武，台步莊嚴，嗓音清朗，武技純熟。」他的短打戲如《花蝴蝶》中之鄧車、《武十回》中之武松及《八蠟廟》中之費德公等也非常出色。他有時還演文武老生戲，如《下河東》、《潮北會》等，特別在全本《大名府》中飾盧俊義，唱做念打，俱擅勝場。可見他的劇學之淵博精深。此外，他的拳術尤為人敬重，故到上海後盛名卓著，並長期留在滬上。中年後較少登台，致力於培養第二代。光緒中期以後，受聘為天仙茶園老闆趙殿臣出資開辦的小金台科班任教習。

孟七是位多子的父親，共有七個兒子，其中第四、七子未承父業不唱戲，另外五個兒子，在他的精心教導下，個個生龍活虎，各展其才，表現出非凡的技藝。

長子孟鴻芳，自幼隨父學武生，並喜歡讀書，聰明絕頂，因嗓子好，又口齒伶俐，後改文武丑。民國初年（一九一二年），在滬長期搭麒麟童（周信芳）班，在周主演的劇目中擔任重要角色。有時和五弟鴻群合演劇目，如《玉麒麟》等。另和三弟鴻榮（藝名小孟七）合作較長一段時期。

次子孟鴻壽，文丑，藝名第一怪。其時梨園還有「二怪」，一是名鬚生雙閣亭（名票出身，又名雙處），雙目失明，照樣上台演戲，舉手投足，舞台位置，寸步不差；另一名是武二花王益芳，先天啞巴，開打時，翻滾跌撲，勇猛異常。連同孟鴻壽，世人譽為「梨園三怪」或天下第一怪。孟鴻壽因童年患風疾，高燒不退，本來家裡已覺無指望了，置於後院，聽天由命，後

經一郎中草藥調理，命雖保全，但發育不健全，兩腿如棉，已是嚴重殘廢之人。稍大，見兄弟從父練功學戲，他亦好勝，跟隨模仿，且文武俱兼，十年不怠。場面上他也是件件精通，拉得一手好胡琴。唯身矮而胖，長闊幾相等，頭大如斗，腰闊數抱，兩足內側跛行。但登台演出，卻顯得步履敏捷，毫無趑趄困難；翻筋斗尤措置裕如，竟不像殘廢之人。這種奇形怪狀，觀眾見之不禁失笑，時人又稱他為「滑稽丑角」。

孟鴻壽早先曾單獨一人離家出走，不告而別。後來有人告知，見他在煙台、青島等地搭班演出。不久回家小住數日，再度出行。又從煙台渡海，獨闖關東，在吉林有年。

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年），孟鴻壽曾搭北京田際雲的玉成班，學梆子戲。後南下尋父，在滬長期搭班演出。一九一二年搭麒麟童班演於新新舞台，拿手劇目有《拾黃金》、《戲迷傳》、《丑表功》等唱工小丑戲，在戲中串演各種行當，學唱名伶名劇，展示他的藝術才能。如學唱《擊鼓罵曹》，先唱幾句大花臉（曹操），鼻音、丹田、喉腔共鳴，操縱自如，嗓音之洪亮，竟如虎嘯雷鳴。接著打鼓伴以《夜深沉》，鼓聲高下徐疾，打得頗有章法，鼓畢，接唱末句「我面前缺少個知音的人！」台下報以熱烈掌聲。

這掌聲告訴他：知音多多。他學唱麒派名劇《打嚴嵩》中的一段〔流水〕，顯得蒼勁古茂，頓挫自然，鏗鏘有力。最後還學武生泰斗楊小樓的傑作《艷陽樓》，唱做工架，亦是惟妙惟肖，楚楚可觀。更為奇怪的是，他的單折子戲常常排在麒麟童主演的整本戲之後壓大軸。如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新新舞台麒老牌主演的一出大戲《蝴蝶盃》，第一怪的《打砂鍋》竟排在大軸，足以顯示他的號召力。然以殘疾之人能有如此造詣，誠為難得。後滬上名丑韓金奎等均曾受其影響。孟鴻壽孑然一身，走南闖北，來去自由，終生未娶。

三子孟鴻榮，攻文武老生兼武淨，藝名小孟七，他是孟七幾個兒子中最能傳承其父衣鉢者，因此呼其「小孟七」。

小孟七先向王慶雲學武旦，後入小金台科班坐科，地點在六馬路（今延安東路雲南路附近）一條弄堂內。原天仙茶園一批經驗豐富的老藝人如老孟七、任七、熊文通、陳桂壽等，被聘為兼任教習。藝徒共有六十餘人。

小孟七在坐科期間，主要向父親學武淨、武生，還向大哥鴻芳學老生。出科後乃放棄武旦，正式改名「小孟七」。在丹桂第一台及天仙園演出。也常去蘇州、杭州，專演文武老生及武淨戲。《戰長沙·黃忠降漢》、《九更天·代滾釘板》、《定軍山·斬夏侯淵》、《戰宛城》、《下河東》、《水淹七軍》等都是他很有號召力的劇目，每到一地均受到熱烈歡迎。一九〇二年在杭州演出《鐵蓮花》時，劇中的娃娃生就是由剛以「七齡童」藝名登台的周信芳配演。周在戲中滑雪時，竟做了一個「吊毛」的身段，引起小孟七的興趣，認為這孩子會演戲。所以周信芳成名後在上海新新舞台主演時，常邀小孟七合作。小孟七對周信芳十分佩服，而周信芳對小孟七的紅生戲也特別讚賞。

小孟七的老生戲也有一定水準，常演的有《徐策跑城》、《烏龍院》《御碑亭》、《審頭刺湯》等，其中丑角張文遠、湯勤等均由乃兄鴻芳配演。他串演武旦，蹺功也奇佳，這原是他童年時所學。此外，他還能編劇，有不少好戲傳世，著名的如《鹿台恨》等。真是多才多藝，無所不能。

五子孟鴻群，秉承父業，攻武淨兼文武老生，得到老孟七真傳，其《鐵籠山》、《收關勝》、《艷陽樓》、《通天犀》等劇目，演來頗具乃父風範。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年）前後，長期在滬與麒麟童（周信芳）合作。在《大名府·玉麒麟》、《宋教仁遇

害》、《蝴蝶盃》、《要離斷臂》等劇目中，擔任重要角色。在《要離斷臂》一劇中，名伶彙集，麒麟童飾要離，苗勝春飾伍子胥，而孟五爺（鴻群）飾演的椒壯士，魁梧奇偉，英姿勃勃，牽馬飲河，排難解紛，殊有古俠士風。「捉妖」及「酒樓刺要」時，白口做工，激昂慷慨，尤為卓絕。

老五鴻群一生中最光彩的莫過於能與「伶界大王」譚鑫培配戲。那是一九一二年年底，已近古稀之年的譚鑫培第五次受聘到滬，演於新新舞台。那時老譚早已香貫梨園，全國已是無腔不學譚了。這次他貼演的全本《連營寨》，指名孟鴻群為其配演趙雲。原來譚老早先與鴻群父老孟七在京都曾合作多年，結為至交，對孟氏父子技藝推崇備至。鴻群那年三十五、六歲，身強體壯，綠葉托紅花，演活了趙子龍，果然身手不凡，受到老譚的稱讚。

六子孟鴻茂，是老孟七續絃所生，與鴻芳等為同父異母。亦為小金台科班出身，本工銅錘，倒嗓後，改隨大哥二哥習文丑。曾和白牡丹（荀慧生）合演《小放牛》；和老旦泰斗龔雲甫配演《釣金龜》；與前四大鬚生高慶奎合演《戲迷傳》。後在南方紅極一時。以《拾黃金》、《丑表功》、《八戒盜魂鈴》等唱工小丑戲享譽上海。由於他嗓音脆亮，上世紀三〇年代，應麗歌公司邀請錄製《煙鬼歎》唱片兩面，以丑角唱〔反二黃〕，規勸世人戒吸鴉片，此尚不多見。該劇為一齣時裝新戲，與夏月珊、夏月潤所演之《黑籍冤魂》題材相類似，說的是一個富家子弟，開當舖為業，為吸鴉片，毒死兒子、氣死老母、逼死妻子，夥計縱火毀店，卷財而去。這個子弟還不戒煙，致使賣親生女兒為妓，最後淪為乞丐，倒斃街頭。配合當時宣傳戒煙，有一定進步意義。鴻茂有子名孟小帆，演文武老生，紅極一時。

綜上可見，冬皇一出世就被包圍在濃郁的京劇氛圍中。孟氏門中三代共出了九位京劇名角，真是世間少有，堪稱梨園世家。

從前面「孟門四代關係家譜」裡可以看到，在第三代中除孟小冬以外，還有一位應該特別予以介紹，她就是「冬皇」胞妹孟幼冬。

孟幼冬是孟五爺（鴻群）第四個，也是最小的一個女兒，她比乃姐約小十歲，小名銀子。由於孟五爺身體有病，家庭負擔較重，因此在銀子八歲那年，就送給了親戚，也就是原來孟小冬的開蒙師傅仇月祥寄養。由於孟小冬一九二六年在北京演出時，有人撮合其與梅蘭芳結合，因此仇與孟小冬脫離了師徒關係，回到上海法租界白爾部路（今重慶中路）合興坊居住。回滬時，孟鴻群就將銀子讓仇月祥帶到上海讀書、練功學戲。稍大後，即改姓仇，名樂弟。仇月祥原來教孟小冬學唱的是老生。而教樂弟也同樣是文武老生戲。樂弟長得稍胖，中等身材，皮膚白皙，大腦門，平時不太愛打扮，是一位脫盡脂粉氣的姑娘，但舉止不俗，品貌端莊，顯得十分豐滿。由於仇月祥的精心栽培，還特請琴師每日不間斷地吊嗓、習唱，進步很快。她先在上海二馬路（今九江路）時代劇場清唱，由於演唱富於激情，且嗓子寬亮高亢，饒有韻味，受到聽眾的歡迎。後來她還和另一位女老生筱蘭芬合作，演於大世界遊樂場大京班，常演的劇目有《上天台》、《白蟒台》、《三娘教子》、《桑園寄子》、《碰碑》等。曾和筱蘭芬合演《群英會·借東風》，仇樂弟前魯肅後孔明，還特邀其六叔名丑孟鴻茂，配演蔣幹，甚是精彩，由此而紅。

抗戰期間，仇樂弟到了北京，向乃姐孟小冬請益求助，並更名孟幼冬，在北京組班、挑大樑，一九四〇年春，在長安戲院演出一個時期，紅極一時。曾拜鮑吉祥為師，演出劇目為《失空斬》、《定軍山》、《轅門斬子》等戲。在京期間，三哥孟學科（花臉）曾關心四妹，讓她先把嘴裡的念白多加訓練，並在家讓其多吊嗓子。其時孟小冬正拜入余門，聽幼冬在家吊嗓，反而出

面干涉，不讓唱。且她剛向老師余叔岩學這些戲，孟幼冬一唱會使她受到干擾，因嫌幼冬唱得不規範，又不是一時半刻就能糾正過來的，所以不讓唱。這樣說來，有點不顧姐妹情分，稍涉世態炎涼。當時孟小冬向余老師學戲，連余老師的脾氣也一齊學會了，在家絕對專制權威，因為老父鴻群早已故世，一大家子生活都要依靠她維持，所以家裡上下老幼，無人敢和她頂嘴。

不久孟幼冬就去了東北，在瀋陽、長春、丹東，乃至內蒙流浪演出，漂泊不定。解放後於一九五六年參加河北省京劇團，定居石家莊。一九七〇年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下鄉勞動，因病去世，終年五十餘歲，比起胞姐孟小冬，其命運亦屬可悲可歎，令人酸楚。

孟幼冬三哥孟學科，亦即冬皇之胞弟，原唱花臉，後學武生，在一次練功翻滾中，不慎摔壞了腦子，造成輕度腦震盪，遂改行學做會計。娶妻何淑純，生有一女二男，長女孟俊俠，住東四三條舊宅。她當年就出生在這所房子裡。長子孟喜平（俊誠），坐科尚小雲辦的榮椿社，先學老生，後改花臉。分配到山東濟南京劇團。在科班結業匯報演出時，喜平的劇目為《烏盆記》。當時作為喜平的大姑母孟小冬，代表家長應邀出席觀看演出。演畢，孟小冬回到家裡，對家人說，以後再也不去看孩子的演出了，原因是太緊張了！坐在下面看孩子演戲，比孩子自己在台上還要緊張十倍。孟小冬說：「我在下面兩個拳頭捏得越來越緊，汗水都捏出來了！生怕孩子在台上出錯，神經高度緊張，實在吃不消！」（據孟小冬姪兒、著名裘派花臉演員孟俊泉口述。）

學科的四子孟俊泉，花臉演員，他是郝壽臣和裘盛戎的高足。退休前是北京青年京劇團團長。妻子王曉臨，老旦演員，是李多奎的得意弟子，一九九七年曾應邀赴臺北講學三個月。在臺

期間，曾遵先生俊泉的重托，前往樹林山佳佛教公墓祭拜大爸爸（按旗人習稱，即大姑母）孟小冬墓，了卻多年積壓在心頭的意願。

冬皇胞弟孟學科，體質素弱，改業會計後，即長年患有胃病。一九六三年夏忽又患了肺病，起初還以為是胃病作怪，耽誤了治療，待到協和醫院確診，結果全肺都不行了。轉到地壇醫院住了三個月，還是不治去世。在患病住院期間，正值國內三年自然災害，營養奇缺。孟小冬在香港得知胞弟病情，多次從香港寄藥、奶粉、阿華田等類營養品，港幣、僑匯券也源源不斷寄來，還請香港知名人士、孟小冬弟子吳中一的太太來京探望，寄託手足同胞之情。

